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

琴台客聚

太歲壬寅誰犯誰？

潘國森

公曆2022年，對應中國傳統干支紀年的壬寅年。春節臨近，少不免有術數家大談壬寅年運程如何如何，一年過去後，大家都忘記了所有預言曾否成真。近年社會大眾較多關心「犯太歲」這回事。

相傳黃帝時命大撓作「甲子」，甲與子分別為十天干(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)和十二地支(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)的首位。干支組合由第一組甲子，依次輪換到第六十組癸亥，然後回到甲子從頭算起。干支除了可以紀年，還可以紀月、紀日、紀時；都是六十組為一循環。「辛亥革命」之後帝制終結，官方改用陽曆，民間仍用干支紀年。壬寅是第三十九組干支。對上一次甲子年則是1984年。

曆法是人為產物，為方便人間生活而定，天道卻不管人間怎樣適應大自然。公曆一年之始固定，中國曆法一年之始卻有兩個劃分辦法。一是以正月初一日的子正（即凌晨零時）為一年之始，一是以二十四節氣的第一節氣立春為歲首。2022年壬寅的春節（大年初一）在公曆2月1日，立春卻在2月4日凌晨4時許。

術數家較多以立春為一歲之始，按這個算法，大年初一至初三仍在辛丑年，這3天出生的小孩的生肖就有兩個說法。按春節換歲，他們生在壬寅，生肖已屬虎。按立春換歲，生肖仍屬牛。

香港人對於「犯太歲」這個民俗，在過去幾十年起了很大的變化。自上世紀九十年代，有不少人鼓吹以出生年地支作準。在此之前，則要看出生年、月、日、時的干支。這個似乎有「市場推廣」的考量在。現代人十中有九不懂干支，只粗知生肖。寅年配虎，申年配猴，巳年配蛇，亥年配豬。起初只說屬虎的人虎年「犯太歲」；不久加了屬猴也犯；然後屬蛇屬豬都犯了。於是乎聲稱「流年犯太歲」將會有一年滯運的人群，由十二分之一，翻兩番到六分之一，再翻兩番到三分之一。由是大幅擴大了潛在客戶群！

按照干支沖剋學說，地支有六組對沖，讀書人當然知道子丑寅卯，舊社會教育不普及，目不識丁的老百姓就只能以十二生肖代替十二地支了。古代窮人有許多連自己在何月何日出生也不知道，知道自己的生肖就可以算出年齡。

子鼠午馬一沖；丑牛未羊一沖；寅虎申猴一沖；卯兔酉雞一沖；辰龍戌狗一沖；巳蛇亥豬一沖。合為地支六沖。當代香港人即使讀書一二十年，也不見得記得住十二地支和十二生肖的關係，那麼虎（寅）年屬猴（申）犯太歲、猴（申）年屬虎（寅）犯太歲也太難理解了，商家乾脆改為虎年屬虎犯太歲、猴年屬猴犯太歲……這就「老嫗能解」了。

用子平家的說法，四柱（指年月日時的四個干支組合）有「戊申」，這組「戊申」就算犯了「壬寅太歲」。戊申換算為公曆年份是1968年，讀者諸君若在1968年立春至1969年立春期間出生，生肖屬猴，就是「年柱犯太歲」。理論上是「戊申日」出生的人，在壬寅年算「日犯歲君」，是最嚴重的「犯太歲」，人群中約六十分之一如此。不過總不可能同年出生、同日生的人一起運滯。讀者不必自己嚇自己。

人生憑闌處

桃紅又見一年春

童心

我是在向學校飛奔的路上，認識Ken的。那年冬天，我轉校到油麻地的一間中學，定了選修的科目後才發現，上課的時間實在太有彈性，常常是上午的經濟科之後，要到下午4點才是物理或是生物科。於是，我沿着上海街一路行去，在電影中心的幽暗和膠片的溫情中，不慌不忙地打發青春。電影散場後，再爭分奪秒地趕回學校上課。

記得那日，看的是盧巧音主演的《半醉人間》，片中那個中五畢業後、到「半人間」酒吧打工的男主人公阿豪，在愛情的錯綜糾葛之中，通過觀察客人飲酒前後的神情，一點一點地品味着世間萬象背後的人生百態，令我格外唏噓：阿豪也不過18歲，在生命的漩渦裏前行，而我在課程的間隙裏，透過銀幕觀照同齡人的另一種人生，該為他嘆息高興抑或是為自己而慶幸？似乎都有，但又都不完整。

電影散場，我向學校一路小跑。瘦高的Ken就在那午後的陽光裏出現在我的前面，也是大步流星。只見他熟練地躲開棺材舖門口的靈幡、佛堂專賣店外面的檀香爐，輕巧地跳過垃圾站外面的幾團污糟，然後在街角稍稍站定。我看清了他的臉，有些像日本卡通片裏的櫻木花道，膚色有點黑。我們對視一笑。他說他早就注意到同校的我了，並若有所思地說：「阿豪遇見的愛情，是桃花運，卻不是人生的『桃花』，那些看起來跟他沒有什麼關係、但教會他人生道理的人，才是。」

之後的日子，我和Ken就經常結伴去打發時光。《天生一對》、《鬼眼刑警》、《情意拳拳》……那一年，電影中心放了很多非主流但又很有味道的港片。我們在影院的幽暗深邃裏，一同經歷着。學校旁邊就是社區公園，公園裏有一株桃樹，很茂盛，也很安靜，它見證了我和Ken的無數次碰面。一次，Ken忽然說，鬧市的桃樹不多，也無需太多，有那麼一兩棵就已足夠。我調侃他是不是遇到了人生的桃花。他嘿嘿地笑了起來，「能讀到醫科，那我就是遇見人生的桃花。」做醫生是他一直的理想，我從他的慨嘆裏，忽然明白一個男人對待理想的鄭重其事實則是生命的分量。我暗忖，或許冥冥之中，《半醉人間》給我和Ken帶來深刻的人生暗示，讓我們更加認真地面對自己以及生活。

3年後，Ken如願以償，港大醫科畢業後，入職廣華醫院，如今已成為資深醫生，頗有口碑。疫情以來，他主動申請加入Dirty Team。這個春節，他又不能回家。幾天前，我又一次路過母校，那株見證我們成長的桃樹依舊枝繁葉茂。我發信息給Ken，叮囑他注意個人安危的同時，跟他約定疫情好轉一定再去看那桃樹。夜半，Ken覆我：「桃紅又見一年春。」

心窗常開

牛去虎來 歲末感懷

潘金英

厚厚的日曆撕得只剩幾頁，就知已是農曆歲末，牛年快成過去式了。2022年2月，虎年快來了。每天生活，日子去的去了，來的要來，2020年、2021年的一段段艱難歲月，在疫情的壓力下，在日夜悲恐中驅動着人們前行，消耗着人們疲倦的時光。

以為快通關了，變種疫毒又來了，感染數字永遠報不完，人心夜夜受煎熬，睡覺不時發噩夢，仍得無奈地和疫症共同生活、痛苦。

躁煩不安的情緒，充斥着城市，人們被一波接一波之疫情所束縛着，不得自由。痛苦本就是生命的本質，生活遭受重創，人可怎樣？也總要抬起頭來！悶悶窩家，以書取暖吧，誦唸《中呂．山坡羊．歲末感懷》：

流年平度，風雨無阻，跌宕起伏天涯路。

意躊躇，步踟躕，前行砥礪未知數。櫛沐霜雪難夢卜。

得，天做主；失，天做主。

是的，得失隨天，隨遇而安吧。2022這生肖年，總會聯想到虎的成語，但不想那些反面的如虎落平陽、虎口餘生之類，盼想那正面的如「虎虎生威」、「虎背熊腰」、「龍騰虎躍」等，更會聯想相關的諧音字，虎，富也。虎年大富，利是豐富！

兒時總盼望逗利是，盼時間可以快點溜走，快些過新年，幻想着自己長大成人後，生活多精彩！小時渴望收利是，可買吃買玩，怎曉得長大成人，會很快步入中年、老年？其實兒時光陰，快樂無憂，人從蹣跚學步的幼兒，到會跑會跳的少年，一年又一年的經歷、蛻變，當歲月無情地剝奪了年輕的面容，當爆竹除舊迎新的鐘聲敲響，新生肖年又來了。我多麼想讓時間停留在牛年啊。我現看着那粉嘟嘟的小孫，真不想小不點長大。我的一對兒女，曾經也是這樣呀！他們長大了，已走過幼稚和青葱，迎來壯年，正蓄勢待發，爭一番事業。誰留意過去了的風景？

但人老了，總愛回憶以前生活的溫馨細節，皆因青春作伴，健壯如牛，一切自然美好。人總害怕時間推移，多麼想自己仍是少年！人長老，皺紋多了，同時意味着健康少了。

今天1月31日，已是年廿九，牛年快走了，明天2月1日的曙光，迎來虎年大年初一了。電視上，有關虎年特輯有回顧及前瞻，讓我們共同追夢吧，活好當下，盼着美好明天！

◆畫家何東愛作品《雄風》！ 作者供圖

翠袖乾坤

自由何價

余似心

香港一屋邨新冠疫情爆發，一天過百宗確診，市民嘩然，這些日子大家都湧去注射疫苗人心惶惶。出事屋邨的邨民被迫隔離多天，有人叫苦、有人合作。最令人詬病的是一些人連夜出走不顧社會安全，這行為實屬自私與無知，只會害苦了收留他們、和他們共事接觸、在公共場合遇上的人。

大家都知道病毒傳播可能會呈幾何級數擴散，香港第五波疫情也源於一兩位染病而不自知的人，一傳十、十傳百。世界處於恐慌，死亡數以百萬計，也是由單數受感染者開始。

全球新冠疫情確診人數逾3.54億，560多萬人不治，單是美國就超過87萬人病逝，有些國家確診數字是每天三四十萬宗，夠叫人震驚了。更教我們中國人不可思議的是，在美國和歐洲多國包括英、法、德、意和比利時等地，居然有多達十萬計不戴口罩的人多番上街抗議政府收緊防疫措施，大叫口號，認為他們有不戴口罩的自由、不注射疫苗的自由、不做強檢的自由，如常過社交生活的自由……呼聲叫得震天價響，自由的叫喊聲聽在醫院染疫的病人耳中、忙得筋疲力竭的醫護人員耳中，又或親人染疫而逝者耳中，會是多麼的諷刺？試問，性命也保不了，個人自由是何價？可笑的是美國駐華的外交人員，因不滿中國嚴厲的防疫措施而要求豁免，不然便返回死亡人數最多的老家去。

把個人利益和喜好無限擴張，我行我素任意妄為、方便隨心視為自己的自由，無視別人的自由和利益，不顧將貽害整個團體，破壞國家安全，造成龐大經濟損失，令世界陷入紛亂，這便不是人權或個人自由，是自私了！在疫情下，西方多國都受到這自由觀念所累，無法解決。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所言的「人類命運共同體」，無人能獨善其身，個人的自由是要有條件的，要考慮整體利益，在大眾利益受損下，必須放棄一己自由。

網人網事

文明的初心

狸美美

最近一兩周的網絡熱點着實讓人沮喪。

先是「流調中最辛苦的中國人」讓大批讀者「破防」。這位為了尋子而進京卻不幸染疫的中年大叔，被精確到分秒的流調記錄意外勾勒出其異常艱辛的生活軌跡：通宵打工，18天無休輾轉28地搬運垃圾。住10平米的房子，每天只睡四五個小時。40天瘋狂接活，收入大概1萬多元。

更讓人沮喪的是，幾乎同一時間，北京的另一位確診者，26歲的白領女孩，也被流調白描了一番：郊區滑雪、逛SKP和連卡佛、買限量名牌包、溜金店、吃全聚德……有網友感慨這真是現實版的「折疊北京」，卻不曾想激起了一群「高富帥」和「白富美」的不滿：他們高傲回覆「有錢是錯嗎？」「自己和祖輩懶惰不努力，當然就會導致貧富差距。」確診女孩過什麼樣的生活以及她本人並沒有錯也不讓人沮喪，讓人沮喪的是折疊的現實以及有些人對自身財富來源的誤解和「何不食肉糜」的冷漠。

再是「尋親男孩劉學州自殺」又讓大家破了一回防。17歲的劉學州在網上公開尋親，結果卻發現親生父母當年只是為了「結婚湊彩禮錢」就把他賣了，換了區區6,000元。而就在他好不容易尋親成功後，卻又遭到二次拋棄——他親媽把他「拉黑」了。不僅如此，其父母還在媒體上聲稱劉學州要求他們給他買房並出言威脅。

更讓人沮喪的是，津津有味的「吃瓜」群眾在看過報道後紛紛跑到劉學州微博上留言或私信謾罵他。於是，網絡暴力成了壓垮這個孩子的最後一根稻草。他在寫下長篇遺書後，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。劉學州多舛的命運讓人沮喪，更讓人沮喪的是這個世界人們愈來愈習慣性的惡意。

既然說起惡意，那就再提一個熱點：河南周口市鄲城縣縣長前一陣發明了一個詞火了：「惡意返鄉」。這位縣長提出不准中高風險地區的人春節回家，執意返鄉者就是「惡意」。至於到底誰惡意？黑色幽默了是不是。

3個熱點各有各事，折射的卻是同一個問題：人和人間的同理心和共情力正在日漸消弭。

美國人類學家瑪格麗特．米德曾在講演的時候問觀眾：「你們認為人類文明的最初標誌是什麼？」觀眾本以為她會拿出骨針或陶罐，但米德卻舉起了一塊顯示曾經被折斷然後又癒合了的人類股骨。她說：「這種癒合的跡象從未在殘暴的遠古社會中發現過，那時的人類骸骨上只有暴力的痕跡：被箭頭刺穿的肋骨或被棍棒擊碎的頭蓋骨。」在叢林社會裏，腿斷了就等於死亡。但是，這塊癒合的骨頭顯示這名傷者得到了他人的悉心照顧，有人為他獵食，有人帶他去了安全地點慢慢養傷。與「適者生存」的自然法則相反，人類是以「如何回應脆弱與受苦的人」來衡量文明。米德說：「這是我的答案。」

這也是小狸近期看到的最美麗和最讓人動容的故事，尤其是在沮喪的夾縫裏顯得格外珍貴。新春之際，小狸把它送給大家，願我們在新的一年裏都能不忘文明的初心，做一個真正的人。

百家廊

過年嘍，過大年嘍！

賴春蕾

相傳，中國古時候有一種叫「年」的怪獸，頭長觸角，兇猛異常。「年」長年深居海底，每到除夕才爬上岸，吞食牲畜傷害人命。

這一天，村村寨寨的人們扶老攜幼逃往深山，以躲避「年」獸的傷害。後得高人指點，人們得知「年」最怕紅色、火光和炸響。從此每年除夕，家家貼紅對聯、燃放爆竹；戶戶燭火通明、守更待歲，「年」獸被嚇跑了。鄉親們為慶賀吉祥的來臨，紛紛換新衣戴新帽，到親友家道喜問好。慢慢就成了中國民間最隆重的傳統節日——過年。

過年，也在小時候的我心裏打下了無比深刻的烙印。在物質極其匱乏、剛解決溫飽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，那就是幸福的天堂。不僅有平時不易嚐到的美食與糖果、有新衣新褲新鞋新襪，還有不多卻可自由支配的壓歲錢，過年，對孩子們來說，就是最大的誘惑，甚至是吃喝玩樂的代名詞。小時候，我們每天都纏着媽媽問：什麼時候過年呀？怎麼還沒到過年啊？！那種期盼，幾乎無可比擬！心中更是在想：要是天天過年該有多好啊！

終於，年關將近。各家各戶為辭舊迎新，全民總動員，黎明即起，灑掃庭除。大人們紮上頭巾，戴上斗笠，拿了拼接而成的長掃帚，伸長了胳膊，半瞇着眼，打掃天花板上堆積了365天的灰塵與蛛網。孩子們搬出了所有的鍋碗瓢盆、桌子椅子、櫥子櫃子，或站或蹲，拿了絲瓜囊或洗衣的刷子，沾了洗衣粉，仔細地擦洗，直洗得雙手發白起皺，腿也木了，腰也酸了，人也站不直了。但看着那些煥然一新的傢具，心裏油然升起一股成就感。

接下來就是狂歡購物——採購年貨、添置新衣！此時，街上的小攤小販開始多了起來，賣對聯門神的、賣燈籠鞭炮的、賣糖果餅乾的、捏泥人的……大街上人潮洶湧。興奮的孩子們像泥鰍一樣在人群裏鑽來鑽去看熱鬧。大人們呼喝孩子們的聲音此起彼伏，最後不得不抓牢了他們的小手，緊緊地扯在身邊，這才安心地東瞧西逛左挑右揀，終於覓得喜慶鍾意的新衣裳，拎上幾袋饞人的年貨，盡興而歸。

年，終於在我們的望眼欲穿中來了。除夕那天，母親早早起床，殺雞宰鴨，取了血紙，擺好香案，燃了香燭，領着家裏一干老小，嘴裏唸唸有詞，虔誠地拜祭祖先，祈福求願。孩子們此時也不敢搗亂，規規矩矩，有樣學樣，嘴裏卻不知念叨的是什麼。母親中午煮了些米粉麵條哄飽了肚皮，然後一家老小圍坐一圈，忙着捏餃子、包芋子包、蒸年糕。孩子們不時拿了些麵筋粉團，胡亂地捏成千奇百怪的小玩意，相互比試。待餃子包子新鮮出爐，早有饞嘴的人不顧燙手，吃得滿嘴流油！至於年糕，可就沒那麼容易吃到嘴了，厚實得像個大臉盆似的年糕得放在大粄籃裏，架起猛火，蒸上整天整夜，那時飄出的香味啊不由你不動心！

到了下午，該烹製年夜飯了。早已備好的雞鴨魚肉，或蒸或煮、或煎或炸，廚房裏飄出了誘人的香味。饞嘴的孩子們總是藉故在廚房裏不停地進出，瞅準時機，這塊嚐嚐，那塊品品，大飽口福。

到了傍晚，天色尚明，除夕的盛宴就已迫不及待地隆重登場。孩子們早就在廚房裏吃了個肚兒圓，此時再沒了食慾，卻磨蹭着不肯離席，壓歲錢還沒到手呢！大人們卻佯裝不知，自顧推杯換盞，只逗得孩子們的心裏貓抓一般，食之無味。酒至半酣，大人們這才微笑着拿出早已封好的紅包，分發到每個孩子手裏，同時不忘叮囑一番，說些吉利的祝福的勵志的話。孩子們看到紅包立刻兩眼放光，把頭點得雞啄米般，手裏飛快地接過了，飯也不吃了，就跑去玩兒了。

晚上，一年一度的春節聯歡晚會照例是不可或缺的精神大餐。不論精彩與否，幾乎每家每戶都會守到午夜12時，聽着此起彼伏的鞭炮聲、禮炮聲，熱熱鬧鬧地迎接新的一年。大人們要守夜，孩子們也興奮得幾乎睡不着。新衣裳早就整整齊齊地放在枕頭底下，壓歲錢也藏進了新衣服的口袋。第二天天剛矇矇亮，我們便一骨碌爬了起來，一改平時的拖沓，急急穿上新衣，早飯也不吃，一溜煙就跑到大街上和小夥伴們誇耀自己的新衣和壓歲錢。

初一拜年、初二回娘家、初三是同學朋友串門……快樂逍遙的日子直到正月十五仍是餘興未了，舞龍燈、鬧元宵、走古事……恰在此時閃亮登場，那又是一場全民的狂歡。年復一年，大家的生活日漸富足，對年的感受也日益淡化。大魚大肉，平時的一日三餐裏早已吃膩；新衣新褲，隨時可買；打掃衛生，更有家政服務代勞；隨着娛樂節目的日漸豐盛，人們逐漸審美疲勞，看春晚，已變成了一種習慣。現在的孩子們，都被父母們捧在手心裏，幾乎是有求必應，根本不缺錢不缺玩具，想要什麼東西，基本是隨心所欲。年，就這樣漸行漸遠。

日子如流水般悠然而過，紓緩得讓你幾乎無從察覺，悄無聲息地，又是一年將要過去了。恍然間，便也生出些感慨，不知是為了曾經繁華熱鬧的年還是自己芳華不再的歲月。熱鬧的大街，喜氣洋洋的人群，小吃雜玩，煙花焰火，頑童們不時丟落的鞭炮聲，好似仍在記憶裏鮮活，對即將到來的年，莫名的就有了種久違的期盼！過年嘍，要過大年嘍！

信而有征

大學城北

劉征

我居住的下沙由一條高架分割成兩個區域，一塊是大學城南、一塊是大學城北。城南相對比較熱鬧，有很多大學。城北以前是荒地，只有在與海寧交界的地方有一個Outlet。

昨天去那邊看朋友，才發現此處現在已經蓋滿了大樓。不過它顯然是一個純住宅區。所有的房子儘管被圈在不同的圍牆當中，起了不同的名字，可在本質上它們都一樣。這些名字無非代表着它們的承建商不同。這讓我想起了《光榮與夢想》當中描述的戰後美國，當時美國多了很多退伍軍人，他們沒有工作技能，卻得養家餬口，於是應運而生了一家萊維特父子公司，這公司把賓夕法尼亞城郊全都買了下來，並按照統一的規格建成房子，銷售給那些收入微薄的人。

這些房子修建的速度奇快，為了便於管理，它們的物業也採用軍事一體化行動。比如，周一是洗衣日，周日不得晾曬，花園都得修剪整齊，樹木相隔必須28英尺。雖然如此，可是由於價格便宜（不到1萬美元），很多人都遷居在此了。這種模式成功之後，一下子席捲了美國，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美國遠郊生活就是這麼來的。

大學城北也是這樣的社區，只不過它沒有像美國那樣把房子都建成帶有花園的洋房。為了節省成本和吸引住戶的雙重需要，他們會事先準備一套話術。在此處還空無一物的時候，銷售人員會指着一塊空地說：「這裏將建成商場，那邊是學校，離地鐵多遠。」這種理想生活幾乎是觸手可及的。

不過大學城北的規劃有一點比花園洋房好。那就是它客觀上造成了人口集中。在這裏，所有的小區都鱗次櫛比，它們離中間的一個大型商業綜合體都不遠。這座綜合體有兩棟大樓，一棟叫和達城，一棟叫做圈圈裏。中間只隔一條馬路，依然沒有什麼本質差別。有電影院、星巴克、肯德基、物美（一家連鎖超市）、足療店、飯店等等。它完全是從那些成熟的社區複製而來的。儘管毫無特色，可一應俱全。在住戶集中居住的情況下，它沒有像美國遠郊洋房那樣不方便，無須驅車很久才能到達鎮上。因為人多，這些店舖會逐漸迎來一定數量的穩定客源，令他們的生意可以維持。更何況，在大學城北這個居民社區，還有一項別處沒有的實惠，就是他們靠近Outlet，只需要步行約1公里多，就可以買到便宜的名牌衣物。

這種生活幾乎是很理想的，不過我沒親見。我去的時候是周一早上，居民都去上班了，這裏人不多，車也不多。清晨的霧氣在冬雨當中升騰，使它顯得在若不在。然而在周圍轉悠了一圈之後，我立刻感受到了一種叫做生活的主題。想像着華燈初上，倦鳥歸巢。人們會就便去超市買個菜，然後吃飯、看電視，或者出門散步。遇到的人也都是悠閒的。白天的冷清似乎還在，可終究是逐漸暖起來了。

像大學城北這樣，一種生活便利的規劃要聚集很多人。可如此龐大的人口，需要同等數量的工作崗位，以滿足源源不斷的收入需求。競爭幾乎是不可避免的，而且會加劇。這便產生一個悖論。要舒適生活，就要高度競爭。要高度競爭，就喪失了舒適生活。在這種悖論下，這個世界便顯得有些無奈。回顧一下美國，儘管與我們規劃相同，他們卻散居，這種規劃唯一的條件就是家用轎車。從這一點來說，科技是改變物質生活的關鍵。